

馬克思世界觀

著 基 斯 夫 可 薩

譯 秋 桂 彭

馬克思學體系第十分冊

平 凡 書 局 版

馬克思學體系 第十分冊

馬克思世界觀

—— 目次 ——

馬克思主義在科學發展中的作用

歷史的唯物論是一種方法

馬克思主義乃歷史過程的一部份

馬克思主義乃革命方法的基礎

辯證的唯物論是行動哲學

歷史的唯物論與道德的唯心論

馬克思論貧譚

馬克思主義與無產階級事業

馬克思學體系 第十分冊

馬克思世界觀 目次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綜合

未來的超人

馬克思之歷史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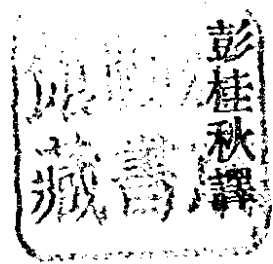
馬克思世界觀

馬克思主義在科學發展中的作用

科學普通的分爲兩種：一、自然科學，他們對象是研究有生物與無生物體運動的規律；二、精神科學，老實說來，這樣的定名是錯的，因爲精神就是單個物體的表現，他是包括於自然科學所研究的對象中的。心理學，精神學都是應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而所謂精神科學從來還不曾研究過精神病的治療問題。自然科學法則的應用於後者是毋庸爭論的事實。

此種所謂精神科學，實際上是社會科學，並且是研究人類的相互關係的，精神科學的對象，只是那些聯繫到人類的相互關係的精神活動與表現。

社會科學也可以分爲兩種：第一種是研究人類社會如何建設在許多現象的基礎之上，屬於他的是：政治經濟學——研究在商品生產的統治之下，社會經濟的規律，人種學——研究各種民族在各種不同的社會條件，最後是研究歷史以前的人類生活的科學或曰原始史——研



究沒有任何記錄文件時代的社會條件。

別一種的精神科學，最主要的是注意到單個的個人，研究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與活動，例如，歷史學，法律學，論理學或道德學。

第二種精神科學，在最古時代就存在着，並且對於人類思想永遠表示絕大的影響。反之，第一種精神科學，當馬克思開始研究時，還不過是僅僅的趨向於科學方法而已。只有專門家才注意牠，而牠對於一般的思想上也沒有任何的影響，一般的思想是由自然科學以及第二種的『精神科學』來決定。

在後二者之間存在着一條鴻溝，反映着兩種相反的宇宙觀。

自然科學在自然的現象間，發現了許多必然的規律性，即是：他幾次證明，同樣的原因，要引起同樣的結果，因此使他確信在自然界有一般的規律的存在，而那種認為有某種神祕的力來干與自然過程的假想，在此種知識的領域之內，完全被掃蕩淨盡了。現代的人已經不再想以祭祀與祈禱的方法，而取得此種神祕的力的善施。他們只努力於認識自然過程的因果規律性，借助於自己的活動以引起自然界的變動，此種自然的變動在幫助他的生活與增長。

愉樂上是必要的。

此種所謂『精神科學』，却是佔在別一立場上了。人類意志自由，不服從任何規律的必然性，此種無識的臆想在他們之間還統治着。法律家與倫理家堅固的保持着此種觀點，不然，他們就要失掉他們的立足之地了。如果人類只是他周圍諸條件之產物，如果人類的行爲與志願是原因（此種原因是不服從他的意志的）的必然的結果，那末，罪與罰，善與惡，法律上與道德上的裁判，這一切將成了什麼呢？

當然，這是『實踐理性』的動機與鼓舞，而不是論據。後者（論據）主要的是由歷史學獲得。歷史學在實際上也只是根據着所搜集的過去時代的文件，在這些文件之中所敘述的也就是單個個人——最主要的是支配者——的事業。在單個個人的行爲中，要想發現某種規律的必然性，當然是不可能的。領受了自然科學知識的思想家，細心的努力研究此必然性。顯然的，他們是不能夠同那些認爲支配在自然界的一般的規律不能通用到人類社會的人相調協的。經驗給他們以充分的資料，證明人類的精神并不是超自然的例外，有某種的原因他也要實現某種的結果。人類與動物間的一般的簡單的心理現象，確乎已經有固定的解釋，但是人類的

社會意識與思想，這種更複雜的人類心理的表現，自然科學家是不能夠指示出其必然的因果聯繫的。他們不能夠彌補這些空白。他們只能夠確定：人類的精神也是自然的一部份，並且精神也是在必然的依存關係的輪廓中活動，但是他們沒有充分的力量證明各方面。他們的唯物的一元論在未成功的中途輟止了，他們不能夠征服唯心論與二元論。

馬克思就是在這樣一個時期降生的，他確定了歷史以及在歷史中活動的人類的意識與思想，他們的勝或敗，這都是階級鬥爭的結果。但是他所指明的還不只這些。歷史上的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在馬克思以前就有人看到了，但是在他們看來，這許多現象都是由於一方面蒙昧與罪惡，他方面善德與文明的結果。只有馬克思才發現出階級矛盾與經濟關係的必然的聯繫，由馬克思所證明的經濟關係的規律性，是最容易確立的。但是經濟關係最終還是依附於人類對自然支配的程度，依附於人類對於自然規律所認識的程度。

只有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之下，階級鬥爭，並且最終講來人同自然的鬥爭才是歷史推進的主要動力。社會同其餘的自然比起來，也沒有什麼特致，在社會中與自然間我們都可以找到經過矛盾的鬥爭而發展而運動的形式，而此種矛盾是由發展的過程中，辯證發展的過程中不

斷的創立的。

由此看來，社會發展是在自然發展的輪廓中蠕動，人類精神的最複雜與最高度的表現，社會的表現，這只是自然的一部份，自然規律性的應用於各方面完全被證明。哲學上的唯心論與二元論又從其最後的巢穴中被驅逐出去了。

馬克思以此種方法不只是進行了歷史科學中的變革，并且添補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間的鴻溝，創立了一切人類知識的統一，并且由此而變動了那無用的哲學。因為後者（哲學）是佔在科學以上，超科學的特殊體系，他更努力於創立宇宙過程中思想的統一，——此種統一過去的科學是未曾確證過的。

馬克思將新的歷史觀加到科學上去，這在科學上是一大進展，他應用於一切人類知識與思想之中，都獲得特別順利的結果。但是——奇怪的事——資產階級的科學對於新的理論完全取否定的態度，只有與他對立的特殊的無產階級科學，新的科學的宇宙觀才能夠打通他的路。

當我們講到資產階級科學與無產階級科學對立的時節，一定有人會覺得好笑。難道與資產階級并列的還可以存在有特別的無產階級化學或數學麼？其實那些嘲笑這些的人，只證明

他們不懂我們所講的是什麼。

要使發明唯物史觀，必需有兩個先決條件：一、科學發展的一定高度，二、革命的觀點。

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之能夠闡發，只有在新的，前面所述敘的，社會科學——政治經濟，經濟史，人種學，原始史——達到某種程度之後。這些科學的取材只有完全不是根據單個人活動而是觀察羣衆現象時，他（科學）才能夠幫助我們認識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他們因此要繼續研究那些決定單個人行為的現象，並且也只有這些現象是供我們解釋傳統的歷史的。

新的社會科學的發展，只能夠隨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與世界市場的發展而發展，他們之能夠發揚光大，只有當資本已達到統治的地位，而資產階級不復是革命階級的時節。

同時只有革命的階級能夠接受階級鬥爭的學說。社會上那些還希冀着奪取政權的階級，他應當爲政權而實行鬥爭，他易於了解鬥爭的必然性。那些已佔有政權的階級，視政權的鬥爭爲無用的障礙，因此他對於那些證明階級鬥爭必然性的一切學說，取否定的態度。並且這種階級鬥爭的學說愈要成爲社會發展的理論；認戰勝現代統治階級爲階級鬥爭必然的結果

時，則此種已佔有政權的階級愈要加緊的同這種學說鬥爭。

人爲社會環境的產物，他們彼此間的區別即猶之於各種不同的社會形態的因子一樣，即便此種理論對於保守階級也成爲不可忍受的了，因爲此種學說承認使人類變遷的唯一方法，即是社會本身的變革。當資產階級還是革命階級的時候，他同情於人爲社會產物的理論，可惜當時認識社會發展動力的科學還不大發展。十八世紀法國的唯物論者不了解階級鬥爭，也沒有注意到技術的發展。所以，他們很瞭然爲了變換人必需先變革社會，但是他們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取得力量，以改革此社會。他們認爲這些力量是在萬能的單個的特殊個人，而最主要的還是教育家。資產階級的唯物論即停步在此地，不往下走了。

所以，只有當資產階級成了保守者之後，此種認現代貧困的罪惡的來源爲社會條件，因此應當先改革社會的思想，才成了資產階級不堪忍受的思想。因爲他們還以自然科學方法思維，所以，他努力證明：人的天然如此，所以也就應當如此，而那些改革社會的企圖，也不過是企圖混亂物體的自然秩序而已。然而，只有那領受了純粹自然科學的涵養，而完全與現代社會關係脫離了接觸的人，才能夠產生此種認社會關係爲永久存在，認牠爲自然的必然的

思想。大多數的資產階級是沒有這些勇氣的，因此他們都在否定唯物論承認意志自由上，得到了安慰。他們說：不是社會創造人，而是人按着自己意志創造社會。社會是不完滿的，因為人還未達於盡美至善。他們應當完成社會，但不是以改造社會的方法，而是以改造個人，鼓吹最高道德率的方法。更完美的人創造更完滿的社會。因此，倫理與承認意志自由成了現代資產階級最寵愛的理論了。此種理論可以證明現代資產階級有同社會的不健全現象鬥爭的慾望，但是這不一定使他對於社會有任何嚴格的改良，恰恰相反，他認為此種改良是無用的多餘的。

誰若是佔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立場上，那末此種社會的觀點就阻礙他領受這一切的收穫。在馬克思所創定的一切科學知識的總合的基礎中所能達到的一切收穫。只有那些對於現社會取批評的態度，只有那些佔在無產階級立場的人，才能夠認識此種理論。這就是我們區別無產階級科學與資產階級科學的原因的所在。

當然，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科學間的此種對立，現在最有力的是表現在社會科學上，即猶之於封建的與資產階級科學間的對立最明顯的是表顯在自然科學一樣。但人類的思維永遠

是向統一的方向走，各種不同的科學體系都要相互影響，因此，我們的社會概念也要影響到我們一切的宇宙觀。由此看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科學間的對立，最終還是要表現在自然科學之上。

此種情形在希臘的哲學中已經研究到。現代自然知識中的一個例證（這個例子與我們的問題是有密切的聯繫的）可以為我們證明。在其他地方我已經說過：當資產階級還在革命時，他承認自然的發展是經過突變的步驟而完成的。自從他變成保守者之後，即便自然界的突變，他一點也不樂意聽了。按他們的意見，發展的過程現在是以最緩度的形式完成，純粹以不可察見的微細的變動方法完成。突變現在他們認為是非常態的，非自然的，只是阻礙自然的發展的。並且不願有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資產階級的科學還是利用一切的力量以發展發的意義與完全和平過程的觀念相混合。

反之，馬克思認為：階級鬥爭不過是自然發展之總的規律的特殊形態，而此種規律絕不是和平的。我們已經指明過：他認為發展是「辯證」的過程，也就是說必然要產生的對立鬥爭的產物。而一切不能調和的對立者的鬥爭，最後是要以戰鬥者某一方面的勝利來結局，因

此而促成突變。此種突變也許在很緩慢的過程中準備起來，戰鬥者某一方面的力量也許是很微細的漸次的增加起來，而另方面的力量則絕對的或相對的減弱下去，因之戰鬥者某一方面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此種不可避免並不是說此種現象他自己本身就可以完成，而是因為某一方面力量提高以及鬥爭的結果。每一種死亡不外是一種突變。一切的生存也都被此種突變所支配。此種規律不只是存在於各動物間，他并且通行於整個社會，大陸，天體間。相反的力漸次增長，以準備定期的突變，這是他們一般發展的總過程。沒有此種定期的突變，任何的運動，任何的發展都是不可想像的。前者（突變）是發展的必然階梯；沒有定期的革命，進化是不可能的。

此種觀點既駁斥了那革命的資產階級認為發展只由突變來完成的觀念，又摺棄了那保守資產階級認為緩度發展過程中的非必要階段，并且只是破壞與阻礙發展的見解。

資產階級科學與無產階級科學，或者說保守的科學與革命的科學間的另外的一種對立，我們可以在認識的評判中看到。那些感覺到自己的力量能戰勝社會的革命階級，他就傾向於否定一切阻礙自己科學勝力的界限，他認為自己能解決當前的一切問題。反之，保守階級不

只是生性就怕一切政治與社會的前進，並且生來就畏懼任何科學範圍上的進步，他感覺到更深刻的認識對於他已沒有利益，只是對於自己無窮的加害。因此，他失掉了對於科學的信力。

當然，現在即便最勇敢的革命者，也已經不能抱懷如十八世紀時革命思想家所充溢着的那樣幼稚的信仰，的確，在他們的懷抱中有一切宇宙之謎的解決，並且要以絕對理性的名義來講話。現在誰也不會否認——十八世紀的一些思想家已經就知道，即便在古代也已經就有人知道了——我們的認識是相對的，牠（認識）不過是人（我）和其他世界的關係，牠只能指明此種關係，而不能指明宇宙的本體。因此，一切的認識是相對的，受約束的，有限制的。沒有絕對的固定的真理的存在。但這只是說：我們的認識是沒有界限的，認識的過程是無窮無限的，如果盲目的設定某種知識爲人類智慧的最終結論，這無異於劃定某種範圍爲智慧的最終界限，而我們則永遠跳不出此界限以外了。我們知道：人類遲早總能夠串過他在認識的途徑上所遇到界限，不錯，同時他們又遇到了以前所未會料想到的新界限。但是，我們也絕不需要向着任何我們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束起其對於知識無力的雙手於胸懷而喃喃細語道：「不知！」（Ignorabimus），這是庸人字典所常有，而我們所不用的字呵！此種怯懦正是表示

着現代資產階級思想的特質。他們不傾自己的全力於擴大與加深我們的認識，他們却用一切力量來找尋由我們的認識所創定的一定界限，失掉對於科學思想的信仰。

當資產階級還在革命的時候，他不將這些事作為他的任務。馬克思對於這方面從來沒有加過工夫，因此引起現代資產階級哲學對他的憤怒。（考茨基：馬克思及其歷史的意義）

歷史的唯物論是一種方法

我們敢斷言歷史的唯物論已有其穩固不搖的基礎，但這也並不是說一切用唯物史觀的方法著成的著作，都絕對正確毫無謬誤，亦不是說此一理論已十分完備，不要再加工夫。濫用唯物史觀也足以隱晦真理，亦正如濫讀歷史之隱晦真理相同。即使用此方法而正當不謬，亦時常以研究者才學之程度及其所用材料之性質與廣狹之種種不同，其所得之結果亦各異。所以如此是很顯然的；因為在歷史科學中，不能以數學公式方法來證明，誰認為唯物論的研究歷史方法為矛盾，因之而反對此種研究方法時，更無人欲以此諂媚之。真正的智慧者，却正可因此『矛盾』而益精心考察，在此兩相矛盾的研究者中，而觀察出孰能得到更正確，更精

細的結論，由此看來，正是因爲有此『矛盾』，而使此研究方法與結果更至於顯然可靠。

歷史唯物論還有無數工作，因爲人類歷史各方面之材料是無窮無盡。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却不能盡量發展其偉力，因爲他的絕大之破壞力之攻擊對象，正是此資本主義社會。當然，我們也承認資產階級歷史家亦有稍受唯物史觀影響者，本書中已幾次言及。然此種影響不出於一定範圍。資產階級存在一日，即一日不除掉其資產階級思想。即便最著名的所謂經濟派的歷史家代表藍樸萊赫特(Lamprecht)，在其著『德意志史』時，還不自解析德意志經濟現象始，反著筆於『德意志之民族觀念』。歷史的唯心論以及其目的論，理性論，自然主義種種分支是資產階級的歷史方法；歷史的唯物論是無產階級的歷史方法。只有無產階級解放之後，歷史唯物論才能充分發達，歷史才成爲嚴格的科學，才能盡其所應盡的職任——爲人類的指導者，教誨者。

馬克思主義乃歷史過程的一部份

馬克思主義之理論的駁辯，就是數百個資產階級辯護人所製造的生活的任務問題，這即

是他們學術鬥爭的端緒。他們的收穫是什麼呢？在淺薄的智識份子中廣佈着認馬克思主義爲「一面性」與「誇大」的信念，這是他們的收穫。但是即便資產階級思想最濃厚的人們例如史譚萊爾也承認：「對於某種深奧思想的學說」從其「半部思想」及其「相當部份」是不能獲得什麼的。而資產階級科學如何能夠一體的整個的與馬克思學說對立起來呢？

自馬克思在哲學，歷史，與政治經濟學的領域之內建立了工人階級的歷史觀點以來，資產階級在這些領域內研究的脈絡已經被割斷了。古典意味的自然哲學已經完結他的壽命。歷史哲學也已壽終正寢。科學的政治經濟學也已滅絕。在那些不是被無意識的或不徹底的唯物論所支配的地方，在歷史的研究中某種全部學理的地位，被一種帶了些花樣的折衷主義所佔據，也即是否認了對於歷史過程之統一的解釋，否定了歷史哲學。政治經濟學搖擺於「歷史學派」與「主觀論」的兩學派之間，這由個學派他們彼此反對，但是他們兩者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對敵。其中一派爲了拒絕馬克思主義，乃原則上否定了經濟理論，換言之，否定了此種科學的認識；而另外一派則否定唯一的研究方法，（客觀的研究方法）而此種研究方法却正是使政治經濟變爲科學。

不錯，書籍市場上關於社會科學的書籍每月要有大批的資產階級的精心著作供給，並且當代的熱心教授們隨着現代資本主義機器生產的速度；在市場上也時有巨厚冊書籍問世。但是這些書籍他們或者是細心的作個一事紀錄，其所研究者即類似駝鳥將頭埋在沙中一樣，他們只注意些細小零散的現象，不能窺出一般的聯繫，只作為一日的材料，——或則創造出『社會理論』與思想的形式，——結果我們在現代市場的時髦商品體裁中，只找到掩匿在鍍金裝飾下的馬克思思想的反映。并且無論在什麼地方也看不到獨立思想的創造，果敢卓見的觀點，活潑生色的結論。

如果社會進化要重新產生許多新的科學問題以待解決，那末我們說只有馬克思的方法是我們解決此種問題的工具。

由此看來，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只能夠以自己的沒有理論與馬克思的理論對立，只能夠自己的認識的懷疑說與馬克思的認識論對立。馬克思學說乃資產階級科學的兒子，但是兒子的降生却佔據了母親的生活。

正是工人運動的高漲在理論與實際兩方面將資本主義社會所掌握着要同馬克思的社會主

義決鬥的武器完全打毀。當馬克思死後廿年的今日，資本主義社會向着馬克思愈顯無力，而馬克思現在却比任何時候都要更顯生氣勃勃。

當然，現代社會還保持有一種慰藉。不過他們是在努力於探尋消滅馬克思學說的方法，他們不瞭解；唯一的消滅馬克思學說的方法就包含在此學說本身之內。貫徹着歷史精神的學理，他只希求取得暫時的真理。充滿着辯證法的學理，他本身就孕育着自己的死亡。

馬克思學說，如果是除開他的不朽部份——研究的歷史方法不提，其一般的特徵就在於認識歷史的進程，由建基於階級矛盾的社會最後『對立』形式，窺到建設在全人類利益結合之上的共產社會。

此種學說和以前古典派政治經濟學一樣，他主要的是某一時期中經濟與政治發展的精神反映，而他（馬克思學說）所反映者正是從資本主義的歷史形態過渡到社會主義形式的這一階段。但是他不只是反映而已。事實是這樣：如果馬克思所認識的理論不能成爲社會的意識，不能成爲一定的社會階級——現代無產階級的意識，那末馬克思所認識的歷史過程是不能夠完成的。馬克思理論所闡明的歷史過程，認爲馬克思主義必先成爲工人階級的歷史形

態，因此，馬克思主義本身成了歷史的因子。

由此看來，馬克思學說，隨每個新無產者之貫徹階級鬥爭的思想，而愈被確認。因之，馬克思學說隨其為歷史過程之一部份，也表示出學說自身的過程，而社會革命正是『共產黨宣言』的結論。

馬克思學說中對於現社會制度最危險的某一部份，遲早總會被推滅，但這也只是隨現代社會制度的消滅而消滅。（魯森堡：關於馬克思死後廿週年的論文）

馬克思主義乃革命方法的基礎

共產黨宣言自始至終都是忠實的保守着無產階級的哲學——歷史的唯物論。

此種哲學教導了我們：真理只是包括於理論與實際的綜合中。其含意有三：

一、形而上學的意思：此種哲學認為意識要在人間喚醒起來，並且認識在人類理性中之發展，只有在意識所指導的活動的必要條件的力量之中。

二、社會的意思：此種哲學認定：社會關係與社會情感（此外如家庭的，法律的，道德

的情感等）之所以發展，只因為他們是幫助人類生存，維持勞動分工的必要工具。

三、政治的意思：此種哲學認定：人和人間的關係，與之適應的人類情感（民族的與宗教的），以及一般的概念，他們之所以產生，只因為他們是一種必要的力量，藉此力量以維持那些分成階級，相互併存於壓迫世界之中的人類。社會存在着某一種或數種的被壓迫階級，他們（被壓迫階級）是統治階級手中的奴隸工具，他們為統治階級所執行的工作，就猶之於死的機器為全人類所執行的工作一樣。

唯物論認定這些事實：人類能適應環境，因此而更能利用工具，同時他（人）仗着工具又戰勝了這些環境。這就是剝削階級應當和適應他必要工具一樣的來適應被剝削階級的原因，……不然他們（剝削階級）就要會滅亡。隨科學與工業技術之對於自然界的制服，勞動階級此種偉大的意義亦漸次提高；因為人類對於自然界的此種制勝是一種自動的過程，所以人類社會中階級對立的消滅也是不可避免的。

此不可避免的結局是必然的，但這不是宿命論的意斷，而是以人類不願欲滅亡其條件。而歷史的唯物論却正是在號召起他們這種生動的力。他（歷史的唯物論）將一切的思想指示

到行動的方向去，將一切的行動指示向合理的組織化的方向去。

由此看來，歷史的唯物論預先就排除了一切教條主義，他不能夠閉塞於死的公式之中。他攝取了一切理論與一切經驗的積極結論作為自己學說的內容。恩格斯在他的論卡爾萊爾的論文中寫道：「他創造了『智力的運動，此種智力運動並沒有什麼他自己一定的收穫，他只是將已往的收穫不停的在往前發展；行動不停止於任何與已所得的地位，而只是不斷的將一切以前的地位往後拋去。』」

在此種意味上我們可以說此種學說永久是保藏着革命方法的基礎。（安特萊：共產黨宣言的序言，解說與結論）

辯證的唯物論是行動哲學

普通的俄國的讀者都認為馬克思的歷史論是一種惡濁的侮辱人類的理論。大概是烏斯賓斯基，在他所著的『瓦解』一書中，敘述到一個老官僚婦人，當她臨終之時還是頑固的重說她那一生最惡濁的規例：「窺着衣袋，窺着衣袋呵！」俄國的智識份子幼稚的認為好像馬克思是

此種惡濁的規例加之於全人類；好像馬克思斷定每個人無論他是在作什麼事，都是單純的下意识的『窺着衣袋』。純潔的俄國『智識份子』自然不會『同情』於此類的見解，正猶之於高貴的官爵夫人不同情於達爾文學說一樣。她覺得達爾文學說之根本意義不外是一種叛亂的證據，侮辱我們這高貴的官爵夫人爲戴上帽子了的猴子。實際上馬克思並沒有侮辱我們這『智識份子』，正如達爾文并未會侮辱高貴的官爵夫人一樣。

依馬克思的觀點看來，理想有種種，有低級的，有高級的，有正確的，有錯誤的。和經濟的實際相適應的理想是正確的。主觀論者聽到了這些，一定要說；如果我要使我的理想與實際適應，那末我就成爲『征服者』的可憐的奴僕了。但是主觀論者之所以有這樣的論調，唯一的是因爲他們都是形而上學者，他們不了解一切實際的對立的兩重性。『征服者』是依據着已經消逝去的實際，在這已消逝去的實際之中降生出新的實際，未來的實際，服侍未來的實際就是幫助『偉大的愛的事業』的勝利。

讀者現在總可恍然了，那些說馬克思主義者認爲理想沒有任何意義的觀念，是怎樣與事

實不符。此種觀念與事實正相矛盾。至於講到理想，我們可以說馬克思理論是在人類思想史上最帶有理想的理論。這無論對於他的純粹科學或他的實際任務上都是正確的。

『如果馬克思不理解自覺的意義與力量，那末你還讓我們作什麼呢？如果他對於自覺的意識真理估量得如此低，那末你還讓我們作什麼呢？』

這些話是在一八四七年一位布魯諾埃爾的信徒所寫的，雖說現在已經不再講那四十年代的話了，但是頂至現在那些非難馬克思疏忽歷史中之思想與情感諸因子的人們，還沒有比奧皮茲更前進的。他們到現在還都在確信馬克思對於人類自覺力評價得極低；他們是用着各種的調子，敘述着一件事。其實馬克思認為解釋人類的『自覺意識』乃是社會科學之重要的任務。

他說：『以前的一切唯物論（費爾巴赫的唯物論也包括在內）之主要缺點，就在於這些唯物論觀察實際，觀察感覺的世界，只是在客觀的或直觀的形式之下，而不是在具體的人類行為形式與實踐形式之中，而不是主觀的。因此與唯物論對立的唯心論就發展了行動方面，但是他是抽象的發展，因為唯心論根本就不承認具體的實際就是這樣的』。先生們，你們對於

馬克思這些話，也曾經加過思索沒有？現在我告訴你們這些話的意義吧。

霍爾巴赫，海爾維茨以及其各信徒們，他們都在傾全力以證明自然之唯物解釋之可能了。這些唯物論者雖然已經否定了本有觀念，但是他們還未能即認為人類就是動物界的一員，就是有感覺的物質。他們還不會企圖以自己的觀點來解釋人類的歷史，縱或有過這種企圖（海爾維茨），但是此種企圖結果也是失敗了。但是人類只有在歷史上才成爲『主體』，因爲他自覺的意識也只有有在歷史上才發展起來。只把人類認作動物界的一員，就表示說只把人當作『客體』，丟開了人類的歷史發展，丟開了人類的社會『實際』，具體的人類行爲。但是丟開了這些就要使唯物論變成『乾燥的』，『曖昧的』，『空虛的』（歌德）。而且這就是將唯物論變成宿命論，判定人類完全隸屬於盲目的物質。這是我們上面所已指明過的。馬克思指明了法國的與費爾赫唯物論之此種缺點，而以糾正此種缺點爲己任。馬克思的經濟的唯物論就是解答這些問題：人類之具體的行爲怎樣發展的呢？人類的自覺意識怎樣依附於具體行爲而發展呢？歷史之主觀方面怎樣形成的呢？當唯物論對於這些問題解答（縱然是部份的）之後，唯物論就不再是乾燥的，曖昧的，空虛的了，而解釋人類實質行爲的第一把椅子，他就不

再讓給唯心論佔據了。此時唯物論也就從他固有的宿命論中被提救出來了。

感情的頭腦簡單的人之所以反對馬克思理論，是因為他們將馬克思最初的話認作最後的話了。馬克思說：在解釋主體時，我們是要觀察人類在客觀的必然影響之下要處於怎樣的交互關係之中。既經瞭解此種關係之後，就可以進一步的解釋在此種關係影響之下人類之自覺的意識怎樣發展。客觀的實際幫助我們闡明主觀方面。那些感情的頭腦簡單的人，時常在此地打斷馬克思的話頭。反覆起那些特別類似查茨基與范騷夫的對話：——人在自己社會生活的生產過程中，遇有那不依附他們的意志的某種一定的關係——生產關係：「啊，天呀，他真是宿命論者！」——「在經濟的基礎上建立起思想的上層建築！」……——「說的什麼呵！他說的和寫的一樣！他完全不承認個人在在歷史上的作用！……——你再聽一聽呵；由上面所說即可得出下面的結論：——……」『不聽了，在審判廳前我也不聽了！在積極進步的個人審判之下，在主觀社會學之公平監視之下，我也不聽了！』

大家都知道：斯卡羅族的出現，拯救了查茨基。在俄國馬克思的信徒同嚴格的主觀論的評價者的爭論上，一直到現在都採取着另外的方向。斯卡羅族塞住了查茨基的口，當時主觀

論社會學的范騷夫撇開那塞耳朵的手，意識到自己地位的優越而說話：是的，他們統共說了不多幾句話：他們的觀點還是不會說明。

密海羅夫斯基繼續着說：「必然性的範疇是普遍的，不可爭論的，他包含着愚蠢的希望與無意識的掛念，而表面上認爲他是在戰勝這些東西。以必然的觀念看來，以額撞壁的希望也不是愚蠢而是必然。正和克瓦跡摩德不是畸形而是必然，卡音和猶太不是惡人而是必然一樣。總之，在實際生活中如果我們以必然的觀念來看時，我們就險入一種無限的空想的領域之中，那邊既沒有觀念與物質，也沒有現象，而只是有一種觀念與物質的陰影」，密海羅夫斯基呵，正是如你所說的，一切的奇形怪狀，也正和最普通的現象一樣，都是必然的產物，可是由此并不是說猶太就不罪惡，因爲將「罪惡」的概念與「必然」的概念對立起來，根本是不通的。但是，可愛的先生，既然你配得上是英雄，那末就請你證明：你不是「瘋狂」的英雄，你們的「希望」不是「愚蠢」的，你們的「掛念」不是「無意識」的，你也不是思想的克瓦跡摩德，你不煽動「羣衆」去「用頭往牆壁上碰」。爲了證

明這一切，你們不能不求救於必然性的範疇，而你們是不取用這個範疇的，你們主觀論的觀點使你們不能夠這樣的運用；因為有此種「範疇」，你們看來，實際就變成了昏暗的世界。於是你們也就落在昏暗的烟霧的死巷中去，而你們的社會學也就掛起「缺乏證據」幾字，於是你們就開始肯定說：「必然性的範疇」什麼也不能指示，因為他是指示得太多了。證明理論的貧乏，這是你們供給你們的信徒的「探求安身所」之唯一的文獻。可愛的密海羅夫斯基喲，這的確是太少了。

白鵝鳥很相信自己是英勇的鳥，因為是英勇的鳥所以很容易掀起大海的浪波。當有的要求他解釋掀起大海波浪之物理的或化學的規律的基礎時，他就感覺到困難起來，為了解脫此種困難，他便很難堪的莫明其妙的啼叫起來；縱然世上亂說「規律」，「規律」，然而實質上規律是什麼也不能解釋；無論什麼計畫都不能建立於此種規律的基礎之上的。我們應當等待好的機會，因為，大家久已知道，用棒可以打去罪惡，一般的是一切都歸結到合理方面去。何等輕薄，何等惹人厭的小鳥呵！

現在試拿白鵝鳥的莫名其妙的啼語和馬克思的結構正確偉大的歷史哲學來對照一下。

我們人類的祖先，和其他的動物一樣，都是隸屬於自然。他們一切的發展，完全是非自覺的，此種發展是以生存競爭之自然淘汰的方法而適應其周圍來限定的。這是物理的必然的黑暗的世界。此時意識的曙光還沒有，因而也看不到自由的曙光了。但是物理的必然使人類發展到高的階段，在此階段中人類漸漸的脫離開其他的動物界了。人變成了製造工具的動物。工具就是一種器官，人類借此以改變自然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工具就是使必然服從人類自覺意識的器官，自然，在起初時發展還是很微弱的，還可以說是極零星極間斷的。生產力發展的程度決定人類對於自然統治的力量。

生產力的發展，其本身是由於圍繞着人類的地理條件的性質來決定。由此看來，自然本身就賦與了人類以征服自然的工具。

但是人類並不是單個的同自然鬥爭；根據馬克思的意見，同自然鬥爭的是一種社會的人，亦即是規模多少大些的社會聯合。各時代之社會人類的性質，由生產力發展之階段來決定，所以，社會聯合之整個結構，是由依賴着此種生產力發展之步驟。由此看來，此種社會結構，隨環境結局，還是由使人類多少能發展其生產力的地理環境的特性來決定。但是某種社

會關係既經成立之後，其未來的繼續發展，則按着自己內部的規律來完成，此種規律的活動能加速或展緩決定人類歷史行程之生產力的發展。人類對於地理環境的依屬，從直接的變為間接的。地理環境影響人類要經過社會。但是，因為如此，人類對於其週圍地理環境的關係，也成為極度變動的了。生產力發展之每一個新的階段，就不再是從那樣的了。地理環境對於采撒爾時代的布利譚人的影響，和對於現在英國人的影響，迥乎不同。十八世紀的蒙主義者所不能征服的矛盾，就這樣的被現代的辯證的唯物解決了。

社會環境的發展，服從着他自己的規律。這就是說：其發展的特性，既少依屬於人類的意識與意志，也少依屬於地理環境的特性。人類對於自然的生產的活動，亦產生出人類的新的依屬性質，新的勞動形態；經濟的必然。人類對於自然的統治力愈高，人類生產力愈益發展，則此種新的勞動隸屬關係愈益鞏固起來；隨生產力之發展，人類在社會生產過程中之相互關係亦愈複雜化；此種過程之行程完全脫開了人類的管理，生產者竟成了自己生產物的奴隸（例如：資本之新的無政府生產）。

但是，正如人類周圍的自然，使人類發展其生產力，因之亦漸漸脫離開自然之統治一

樣，生產關係，社會關係，根據其自身發展的邏輯，也使人類意識到經濟必然奴使人類的原
因。由此而使我們的意識能夠新的最終的戰勝必然，理性戰勝盲目的規律。

生產者（社會的人）知道了人類自己的生產品之所以役使人類的的原因是在於無政府的生
產，生產者就將生產組織起來，以使能服從其自己的意志。此時，必然的統治完結，而自由
就開始統治了，自由的本身就是必然。人類歷史的序言唱導起來，歷史也就開幕了。

由此看來，辯證的唯物論不只是不如反對論者所侮蔑的那樣：使人類確信盲目的起來反
對經濟的必然，他首先就指出了怎樣征服必然。因此，形而上的唯物論固有的必然的宿命
論的性質被割除掉了。而且徹底唯心論的思想所必然要產生的悲觀主義的基礎，也是被除掉
了，彪赫尼爾說過：單個個人只是大海波浪表面之一泡；人類是服從着鐵則，此種鐵則只能
夠知道，而不能夠使之服從人類的意志。馬克思問道：不是的，我們既已知道此種鐵則，
則能否毀去此鐵則之羈絆以及使必然變為理性之奴隸，皆賴乎我們。

唯心論者說：我是蟲蠹。辯證的唯物論者反駁說：當我無知識之時，我是蟲蠹；但當我
知道之後，我就是神。能夠知道多少，我們就知道多少。

人們對於第一個給人類的理性權利奠定堅固的基礎，第一個把理性當作難於克服的偉大的力而不是偶然性之薄弱的玩具的理論——辯證法的唯物論，提出反對，借口於此種理論所侮辱了理性的權利，借口於此種理論所侮辱的理想。他們非難此種理論為隱靜主義，為向四圍環境妥協。他們恭維這些，就和冒爾查林恭維他的上司一樣。老實說，他們此刻是將病體傳染給強健的人了。

辯證的唯物論說：人類的理性不能是歷史的創造者，因為人類理性的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人類理性此種歷史產物既經出現之後，則他就不宜而且按其本質也就不能再服從那以前的歷史所遺留的現實；他必然的要按着自己的形色來變更現實，使之更進於合理。

辯證的唯物論和歌德的浮士德一樣的說：

在太古就有了行動！

行動（人類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的規則的合理的行為）為唯物論的辯證論者解釋社會人類理性的歷史發展，其一切的實際哲學不外是行動。辯證的唯物論是行動的哲學。

當主觀論的思想家說（我的理想）的時候，同時就是說盲目的必然的凱旋。主觀論的思想

家不會將自己的理想建築在實際發展的過程之上；所以在理想的花園的牆壁之外，爲他們又開始了偶然的因而又是盲目的必然的廣大無邊的曠野。

辯證的唯物論指示了該種方法，借此可以使無邊的曠野轉變爲理想的花園。他只是附帶着說：此種轉變的方法即隱匿於此曠野本身，只需要找到他，能夠利用他就夠了。

辯證的唯物論不像主觀論者一樣，只限於人類理性的權利。他知道理性的權利及其力量是無邊的，無限的。他說：人類頭腦中之一切的理性東西，亦即一切非空想而是助實際的真實認識者，不斷的轉變到實際間去，不斷的將其理性部份帶入實際中去。

由此即可瞭然辯證唯物論者所認爲的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其意義是在那裏了。他們絕不認爲此種作用等於零，他們爲個人面前提出了任務，此種任務若用起習慣的非正確的術語來，就全然可以稱爲純粹理想主義的了。因爲人類的理性，只有在認識了必然本身之內在的規律，征服了其本身的力量之後，才能夠對於盲目的自然奏起凱旋之歌，所以，知識的發展，人類意識的發展，乃是有思想個人之最高至尙的任務。光明，更大的光明，這是最重要的東西。

但是，如果很早就有人說過：無論誰也不爲了隱藏臘燭而將他燃燒起來，那末現在確物的辯證論者要再加上說：不要將臘燭藏在『智識份子』的研究室中！

如果說還有這些空想的英雄，他們認爲只要啓發他自己的頭腦，即可任意指揮羣衆，運用羣衆，卽如以土泥製造東西一樣，那末，理性的王國就依然還是風流辭句，優美的佳夢。只有當羣衆已成爲歷史行動的英雄，羣衆的自覺和他們的自覺適應之時，理想的王國才會大踏步的走近我們。我們已經講過，發展人類的意識吧！現在我們再加上說：發展生產者的自覺意識吧！我們認爲主觀哲學是有害的，因爲牠妨礙了智識份子幫助羣衆的此種自覺，牠將英雄與羣衆對立起來，牠認爲羣衆不外是零的總合，其意義若何只在看其領導者——英雄的理想如何。

沼澤之地必有魔鬼，這是愚陋的民衆諺語，主觀論者却說：既有英雄，必有那爲英雄而存在的羣衆，此種英雄自然就是我們這主觀論的智識份子了。我們對於這的回答是：你們此種將英雄與羣衆的對立，只是你們自負，因而也是你們的自欺。你們如果不理解爲了理想的勝利，必需除去此種對立的可能，必需在羣衆中喚起英雄的自覺意識，則你們仍不外是空

談家。

意見支配世界，我們是意見的代表，因此我們就是歷史的創造者，我們是英雄，羣衆只是跟在我們的後面，這是法蘭西唯物論者的說話。

此種觀點的偏狹性，正適應着法國啓蒙主義者們的地位的排他性，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

現代的辯證唯物論志在消滅階級；而辯證唯物論的出現，也正是在階級消滅已成爲歷史必然之時。因此，他所注意的必是那些在最近期間即可成爲英雄的生產者。所以，自從我們世界成立以來，自從地球圍繞着太陽旋轉以來，就進行了科學與勞動者的接近，科學急力的幫助勞動羣衆，勞動羣衆在自己自覺的運動中依賴科學。（蒲列哈諾夫：史的一元論）

歷史的唯物論與道德的唯心論

唯心論與唯物論在答覆哲學的根本問題——「思想」與「物質」的關係問題上，向來是相互對立的；問題就是：精神與自然究竟何者爲始？此兩種學說本來都沒有與道德思想相關聯之共同之點。哲學的唯物論者可以充滿着最高尚純潔的道德理想，而哲學的唯心論者也許完全沒有此種道德理想。然而因爲幾世紀以來，僧侶對於此字的濫用，竟使唯物論與道德平列起來，在資產階級科學中此種議論亦成了風尚。「一般的庸俗之徒認唯物論爲縱酒，荒淫，豔衣，美食，貪婪，卑污，媚婦，奸商，總而言之，凡一切他自己所暗常爲的罪惡，都是唯物論的主張，至於唯心論呢，却是道德的信仰，博愛同胞，良善社會，這是他在人前所誇耀的，其實他對於這些的信仰也不過是偶然於他「唯物的」淫亂之後，狂醉，破產之時，唱他酷愛的歌曲：「人是什麼？——是半獸與半神。」（恩格斯）。

如果將唯心論與唯物論兩字的意義這樣伸展起來，那末承認歷史的唯物論者，還需要有高尙的道德唯心論的精神，爲什麼？因爲承認唯物史觀必定要受到窮窘，驅逐，污蔑！而承認歷史的唯心論，却正可是一切活動的機緣，因爲他能夠取得一切人間的福祿，受官階爵位徽號勳章。我們當然絕對不說，一切歷史唯心論者的行動都出於不潔的動機；然而，我們很

有權力可以否定那以無道德的論調而攻擊歷史的唯物論者，我們認爲這是無恥無識的誹謗。
(墨爾林：論史的唯物論)

馬克思論賓譚

賓譚——是純粹英國的產物。在任何時候，任何國家——即便我國的基督教徒烏爾夫也包括在內——從來沒有這樣的庸俗平凡而奢華自足的人。功利主義的原則並非賓譚所發明。他只是無能的重復赫爾維茨以及十八世紀其他法國人所闡明的壯大學理而已。如果我們要想知道怎樣對於狗有利，那末我們應先研究狗的天性。而此種天性的本身，是不能夠以『功利的原則』出發，來解釋清的。如果我們將此種原則應用到人類，我們要以一種利的觀點來估計一切人類的活動，運動，關係等等，那末我們應首先知道：人類一般的天性如何，在每一歷史時期中變革如何。但是對於賓譚却沒有這些問題。他以他拿卑墮幼稚，以將現代人的淺薄庸俗——尤其是英國人的淺薄庸俗與一般人的平凡以混同。在其四圍的環境中，一切那對於一般人有利的各種物態，其自身就是有利的。他以此種標準以度量過去，現在，與將來。

例如：基督教是『有利的』，因為他以宗教的形式根據着犯罪的法條的合法的形式。判斷了那犯罪者，藝術的批評是『有害』的，因為他妨礙了高貴的人們鑒賞馬爾泰屠皮爾 Duapunn, Tynnep 的作品。這一位敏捷的先生就是這樣瑣碎，他的格言就是：『每日要寫幾頁』以充附他的雄厚的篇幅。如果我有我的朋友海音的勇氣時，我就要稱這位約萊民先生為資產階級的愚蠢的天才。（馬克思：資本論）

馬克思主義與無產階級事業

恩格思在其「費爾巴赫論」一書中，已經確定哲學的實質為思想與物質的關係問題，為人類對於客觀物質世界的意識問題。如果我們將物質與思想的概念，從自然的抽象世界以及個人的推理，也即是說從哲學家所支配的職業的領域之內，而轉移到社會生活的領域之內時，那末恩格思關於哲學所講的那些，在某種意味上也可以說是關於社會主義的了。後者（社會主義）在很久以前就在探尋，捉摸，該種調協物質與思想，也就是說調協生活之歷史形態與社會之意識的工具與方法。

馬克思與其朋友恩格斯的命運，就在於解決幾世紀間所慘酷爭鬥的問題。馬克思所發明的是：一切過去社會的歷史，歸根結蒂講來，都是在此種社會中生產與交換關係的歷史；在私有制統治之下，此種關係的發展，在政治與社會的結構上表現階級鬥爭的形態。馬克思此種發明確定了歷史最主要的動力。因此也就解釋了在一切社會中（過去與現在）必然要發生意識與物質，人類的志願與社會的實際，企圖與結果間之不調和的原因。

因此，根據馬克思的理解，人類第一次認識了自己因有社會過程的祕密。此外，對於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發現，同樣證明其途徑是由於自發的無意識的階段而向前變動的。在這些過程中，就和蜂營巢一樣，他（社會）創造了自己的歷史，而走向由自覺所創造的真理的人類歷史階段，在此種階段之內，社會的意志與社會的實際第一次遇到彼此間的融洽與調和，第一次使社會人類的行動獲得其所要求的結果。

恩格斯所講的『從動物界到人類自由的最後飛躍』，這只能由全世界的社會革命才能完成，但是他在現代的社會結構中，已經在社會民主黨的政策中開始完成起來。勞動黨緊緊的把握住馬克思主義學說，所以他是唯一的佔在歷史的立場，意識到自己任務的政黨，因此他

所作的正是他所願欲要作的。這就是社會民主黨一切神祕的所在。

社會民主黨力量的堅固的不斷的發展，早已使資產階級世界驚魂動魄了。因為我們政策對於道德力之特殊成功的眩惑，所以時常發現一部份淺薄幼稚的學者，他們勸告資產階級也取我們爲例，並採納我們社會民主黨的神祕的智慧與理想。他們不了解：促成工人運動發展者就是一種生活與力的源泉，就是一種毒死資產階級黨的液體的洪流。

勇敢的嘲笑，時而採取殘酷的壓迫，時而又和緩的愚弄，在二十年來反社會主義的法律中，實際上究竟什麼給我們以道德的力呢？或者說那些爲了爭細微的改善自己物質狀況的貧人有這種情緒麼？現代的無產階級不是庸徒也不是小資產階級，所以絕不作此小的日常安樂的英雄。英國工聯會之理想的缺乏，氣概的狹隘，已爲我們證明！只注目於小的物質利益，在工人階級的羣衆中是絕不能創造高尚的道德力的。

或者說：他們就和初期的基督徒一樣，他們是一種禁慾主義的派別——當對他們（社會民主黨）的迫害愈甚時，則他們的禁慾主義的火炎亦表示愈明顯？現代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養兒與後裔，他是最有力的卓絕的唯物主義者，他有健全的肉體與感覺，以使根據着

奴隸道德而汲取來那由痛苦所發生的觀念與力量。

最後，或者說：我們鬥爭的目標「正義」，是他將我們造成一種無敵的力量麼？憲章運動與維特林的後繼者們的事業，空想社會主義學說與活動，何嘗不是「正義」？但是這些學說都被當時社會他們所遇到的那些反抗所戰敗而毀滅了。

如果，現代的工人運動能夠排除自己敵人的一切壓迫，昂然凶壯的勝利的往前走，那末他（工人）首先必須冷靜的認識客觀歷史發展的規律，認識「資本主義生產根據自然過程必然要創造他自己的否定——就是剝削者，社會革命。」工人運動在這些認識中看到了自己最後勝利的堅固的保證，因此不只引起了他的熱烈情緒，並且引起了堅固的忍耐，不只是一種行動的力量，並且有一種勇敢堅強的毅志。（盧森堡：馬克思死後二十週年的論文）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綜合

一九〇八年三月十四日為馬克思逝世之二十五週年，而是年之初也正是共產黨宣言露世

的六十正歲，馬克思主義之新學說於此得到了他第一次的闡解。對於我們現代，隨生活進程之急速發展，科學與美學的觀點如時裝式的急劇變化，這樣一個距離時期好像是很長的了。雖然如此，馬克思現在在我們之間還繼續活動着，他的力量還完全在發展着，他是我們現代精神的統治者，雖然有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危機』，雖然有資產階級科學辯護士的一切駁斥。

如果馬克思不曾發明了資本主義的根本基礎，那末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此種驚人的發展將完全不可解釋。如果，他實際上已經將這些任務完成了，那末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存在一天，在社會學的範圍內，就不能夠有一種能代替馬克思學說的發現。這就是爲什麼馬克思所指示的道路在現在較之其他人所指示的道路——在理論與實際兩方面——爲更適宜些的原因。如果馬克思未能真正瞭解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各條件，如果他未曾發明了發展向更高的社會形態的趨向，如果他未曾爲我們指示出此種遠大的目的——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是要愈近愈明顯的，那末此思想家的偉大將因之而掩飾，而馬克思對於現代思想之堅固的有力的影響將更無從解釋了。

正是此種思想深奧與革命毅力的嚴密的結合爲我們解釋了爲什麼在現在馬克思死後已經

二十年，距其第一次參加社會活動已經六十年，——而馬克思還繼續在我們之間活動着，並且較之其生前爲更有力些。

如果我們願欲顯明的瞭解此特殊人物的歷史活動的實質，最好我們是注意研究他怎樣作綜合工作，——綜合各種表面看來時常是相反的各方面於一種最高的統一中。撇在我們面前的首先就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綜合，英，法，德三國思想的綜合，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的結合，理論與實際的綜合。正是因爲馬克思能夠執行此種任務，正是因爲他辨別了此不同的百科知識，不只是作個各種知識的通識者，並且更是個各種知識鑒識家——所以他才能夠完全他莊嚴的歷史事業，宣佈於十九世紀之末與二十世紀之初。（考茨基：馬克思及其歷史的意義，中譯本改名爲「科學社會主義的歷史來源」）

未來的超人

爲使無產階級能取得力量以消滅自己危險的敵人，需要廣大無產階級有高尙的知識，嚴格的紀律，完密的組織，並且這一些對於國家的一切經濟生活也是無條件的必要的。只有

當他（無產階級）的內部將這一些特性發展到最高度，而他們的統治與社會革命不只是獲得經濟的並且還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心理條件之時，無產階級才能夠達到勝利。我們絕不久待此種心理的成熟，因為此種成熟絕不是說要天使重新創造一下人類。

但是，如果現代無產階級爲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成熟，已經需要相當的變化，那末我們盡可以等待他（社會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將人類的性情給以劇烈的變化。要想創造比現代更高尚的人，需要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先決條件。因爲資本主義的社會不能創造這些，所以這是個完全難以實現的條件。這不是社會主義的條件，而是社會主義的結果。社會主義使人類有保證，安定與空閑，社會主義能提高人類的精神而離開那日常的煩悶，因爲他們每天不再關心無味的麵包問題了。社會主義使個個人都互相依屬，因此剷除了那奴隸感覺與輕視人的觀念。社會主義使鄉村與城市平均的發展，製造人類所能達到的一切豐富文化的財富。統治自然以使從自然中取得生活的力并創造生活的愉樂。

社會主義既剷除了悲觀主義的心理基礎，又除清了其社會基礎，即是說：將貧窮拍到與美德的水平一樣高的那部份人的窮乏與頹廢根本消滅，而那些不勞而食且能通宵飲縱性歡

樂的別一部份人的富足也根本滅絕。社會主義剷除了貧窮，富足（個人的）以及天然的惡性，他創造人類快樂；使人類都能夠享樂，都有審美的智力。他使每個人都有科學與藝術創造的自由。

我們還沒有權力可以說：以這樣的條件下所創造出來的人類要高出於在現有的文化下所創造的最高的形態嗎？這將要是超人，但這將是一般的常態，而沒有什麼特殊的例外，他們之可以成爲超人，只是當他們同他們的祖先比較的時候，而不是在他們同自己附近的人比的時候，他們將要有高尚的靈魂，但是此種所謂高尚，並不是什麼跛足倭羣中的高尚，而是高尚中之高尚，幸福中之幸福，——他們充分的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但並不是由於他佔在壓榨之僵屍之上，而是由於與他相等的走向同一目標的人們的總聯合，使他勇敢的解決大的問題。

由此看來，我們很可以期等着我們那深奧的豐富的思想家所理想着的力與美的天國的到來。（考茨基著：社會革命之翌日）

馬克思之歷史意義

三月十四日下午三時，現代最偉大的思想家與世長辭了。當我們將他安置妥當之後，我們就看到他已經在安樂椅上長眠了。

我們不能夠計算出，因為他的死戰鬥的歐美工人與歷史科學要遭到多大的損失。很快的就感覺到此偉大人物死後所為我們遺留下來的未完成的任務。

馬克思發明及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就和達爾文發明有機自然界之發展的規律一樣。他發明了那些簡單的事實，就是人第一步要衣，食，住，並且也只有這些問題解決之後，才能夠有研究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的可能，這些簡單的事實，在以前是掩飾在唯心的解釋之下的。直接物質生活工具的生產以及人類發展之某種階段或時期組成真實的基礎，在這些基礎之上發展起國家機關，法律思想，藝術，宗教觀念等，只有在這些基礎上才能解釋出這一切，而不是如以前的人一樣，拿這一切來解釋基礎。

但這還未能盡括一切。馬克思更發明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以及基此而創立的資產階級社會之特殊的運動的規律。當以前的研究者（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與社會主義的批評家都在內）還都輾轉在黑暗之中的時節，隨馬克思剩餘價值論的發明，同時新的光明也就在此地

表露出來。

一生之中有兩個這樣的發明也就夠了。那些能夠完成一種這樣發明的人，已經就可以說是僥倖了。但是在馬克思所研究過的每一個部門之中——此種部門很多，而他對於各個部門都有甚深淵的研究——他都有獨立的發明，在數學上也是一樣。

馬克思就是這樣的一個科學人物。但是這還沒有述了馬克思的行動的一半。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歷史運動的革命的力量。他醉心於在理論科學上之每一種新的發明，此種發明之實際的利益也許是尚未明顯。但是他最有趣味者還是那些對於工業或者是一般的歷史發展能表示立刻的革命影響者。因此，他繼續着電力之新的發明尤其是繼續着馬克思德蒲萊的試驗而更精細的研究。

馬克思首先就是革命者。他的真正人生的使命就是幫助推翻資本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的國家組織，幫助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他首先鼓吹無產階級要認識自己的地位與自己的需要，認識自己解放的必要條件。他的爭鬥是自然的。他的鬥爭的熱情，鬥爭的毅力，鬥爭的成功，都是世所罕有的。第一次的『萊茵報』（一八四二年），巴黎的『浮爾維爾茨』（一八

四四年），不律塞的『德國報』（一八四七年），『新萊茵報』（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紐約的『特利布爾』（一八五二——一八六一年），此外還有許多論戰的小冊子，在巴黎，不律塞，倫敦的聯合中的工作，完成了偉大的國際工人組合的基礎，——在這些工作中，得到這樣的結果，我們已經很有權力誇耀他的成功，縱然在其他方面沒有任何創造。

正是因為如此，所以仇恨馬克思的人比仇恨任何其他的人總要多。專制政府與共和政府盡力的侮辱他，同時幾次的放逐他；保守的與極端民主的資本家不斷的攻擊他辱罵他。他把丟開這一切攪擾，他並不關心這一切謾謗，他只將那些比較重要的攻擊與以答覆。他現在是長逝了，但是他已經獲得了千百萬的革命者的敬仰，重愛與信任，這些革命的同事者散佈在整個的歐洲與美洲，從西伯利亞的礦坑到加利浮林，現在我可以很勇敢的說：馬克思的敵人是許多，但是對於他個人的私仇者幾乎一個都沒有。

馬克思的名字要流芳百世，而他那偉大事業更是萬古不朽。（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追悼演說）

馬克思世界觀

四六

馬克思學體系完

平 凡 書 局 出 版 新 書

書名	作者	實價	書名	作者	實價
社會科學大綱	高希聖	一·八〇	中國病根在文化辯	杭立武	一·五〇
社會運動全史	高希聖	一·五〇	社會主義中國史(上)	王堅壁	一·五〇
社會問題大綱	郭真	一·五〇	社會主義社會學	唐仁	一·五〇
社會主義大綱(即出)	郭真	一·五〇	社會主義倫理學	考夫星	一·五〇
馬克思傳(上)	蔡元培	一·六〇	現代日本講話	郭真	一·五〇
馬克思傳(中)	李季	一·六〇	乘桴集(詩集)	柳亞子	一·五〇
楊杏佛文存	楊杏佛	一·八〇	蘇聯五年計劃	吳壽彭	一·五〇
世界社會史綱	勃萊斯	一·八〇	寒梅(長篇小說)	華漢	一·五〇
俄國社會史綱(即出)	王仲鳴	一·八〇	世界經濟論	高希聖	一·五〇
中國農民問題與農民運動	王仲鳴	一·八〇	中國資本主義史	郭真	一·五〇
俄國農民問題與土地政綱	伊里仲	一·八〇	蘇俄憲法與婦女	陸宗贊	一·五〇
社會進化之鐵則(上)	高可夫	一·八〇	中國農民問題論	郭真	一·五〇
社會進化之鐵則(下)	高可夫	一·八〇	科學的社會主義	高希聖	一·五〇
辯證的唯物論	薩夫斯	一·四〇	唯物史觀ABC	劉毅志	一·五〇
馬克思世界觀	薩夫斯	一·四〇	資本主義批判	高希聖	一·五〇
社會運動家及社會思想家	郭真	一·四〇	中國社會思想史	郭真	一·五〇
			俄國革命與農民	高希聖	一·五〇
			世界資本之反俄戰線	吳仁德	一·四〇

10
~~44-115~~

2

~~3364~~



馬克思學體系

本書係俄國有名馬克思學者薩可夫斯基所編，為全世界僅有的一本馬克思學說精華文集。本局現特請高希聖、唐仁、葉作舟、韋慎、陳代青、嚴靈峯、彭桂秋等分任譯述。茲將各冊書名錄後。

- 社會進化之鐵則（上） 四〇
- 社會進化之鐵則（下） 四〇
- 史的唯物論（上） 二〇
- 史的唯物論（下） 二〇
- 史的唯物論的例證（上） 三〇
- 史的唯物論的例證（下） 三〇
- 自由和必然 二〇
- 辯證法 三〇
- 辯證的唯物論 二〇
- 馬克思世界觀 三〇

馬克思世界觀

定價大洋二角

原著者

薩可夫斯基

譯者

彭桂秋

發行者

平凡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初版

10
80211
(5)